

賭局

古龍武俠精品(元)

萬盛出版公司典藏出版



古龍武俠精品 29

原名：短刀集

賭

局

古龍著

全

冊

定價 14元8角8分

古龍武俠精品 29

賭局 (全一冊)

古龍著

發行人 / 項惲英

出版者 / 萬盛出版有限公司

台北市新店市北新路二段152巷6號

電話 / (02)9177416

郵撥帳號 / 0554960-3

登記證 / 局版台業字第2395號

訂價 / 新台幣65元

印刷者 / 元力印刷公司

台北縣永和中山路二段482巷23弄30之3號

初版 /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一月

革新版 /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一月一日

著作權版權所有・盜印必究

(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)

類別	語文
定價	65

古龍的短刀

古凌

古龍終於破繭而出。

自「風鈴中的刀聲」之後，兩年多來古龍沒有寫過一篇武俠小說。這段期間，他陷入低潮。

他的低潮是亟亟於自我提升。

古龍的成功，不在於他寫出受人歡迎的武俠小說，在於他名成利就之後，不止把寫武俠小說當作謀生方式，而是進入藝術的境界。

一位成功的藝術家，必須建立獨特的風格，然後精益求精，不斷的自我提升。

古龍的武俠世界，正是求新求變。

他說過一句話：「一位作家的作品再受歡迎，假如風格不變、境界不新，就很無聊。」

因此，當讀者爲他小說喝采的時候，他却想孤獨地奔向靜寂、冷清的前程，準備迎接讀者下一次的掌聲。

問題是，他迎接到的一定是喝采與掌聲嗎？在這股強大的心理壓力下，古龍的情緒陷入低潮，經常藉酒澆愁，竟致罹患肝疾。他出院以後，下定決心戒酒，重現江湖，無奈體力已大不如前，因而封起長劍，執筆爲聯合報萬象版的萬象系列，寫他第一篇短篇武俠小說——賭局。

許多武俠小說作家認爲，同樣是一個故事，棄長從短不啻因小失大，所以大都不願草率動筆。古龍在體力的限制下，反倒樂於在他多種創作變化的型態之中，尋求新的嘗試。

寫短篇武俠小說，絕非泛泛之輩所能勝任。古龍的短刀初次出鞘，仍展現不凡的功力，故事自成段落，情節鋪陳前後呼應，細節交待清楚，最重要的，是他筆下的人物有性格，有血有肉。

關於武俠，古龍如是說：「有很多讀者看了一部書的前兩本，就已經可以預測到

結局。最妙的是，越奇詭的故事讀者越能猜到結局。

因爲同樣「奇詭」的故事已被寫過無數次了，易容、毒藥、詐死、最善良的女人就是女魔頭——這些圈套，都已很難令讀者上鉤。

所以情節的詭奇變化，已不能再算是武俠小說中最大的吸引力。人性的衝突才是永遠有吸引力的。

武俠小說中已不該再寫神，寫魔頭，已應該開始寫人，活生生的人！有血有肉的人！

武俠小說中的主角應該有人的優點，也應該有人的缺點，更應該有人的感情。

許多人關心古龍新著的轉變。他說，作家隨年齡的成長，幻想力不如從前，但是組織力及對人生的體驗，必然邁入新境；小說的結構與文字的鍛鍊，也非昔日可比。

古龍究竟變了多少？謎底自在讀者心中。



武俠精萃短刀故事之一

賭局



楔子

某些消息特別靈通的人都知道，江湖中有一個神秘的賭局，主事的是兩位老先生和一位老太太，行蹤詭秘，潛力雄厚，而且有一種頑童般好奇與冒險的特性。

所以他們不但接受各式各樣千奇百怪的打賭，也接受各種賭注。其中最大的一項，當然還是金錢，大量的金錢，有時簡直大得令人難以想像。

這一次他們接受的賭注是黃金五十萬兩。

這一次他們賭的是一場決鬥的勝負，當世兩大劍客的決鬥。其轟動的程度，幾乎已可與昔年「白雲城主」葉孤城和西門吹雪的決鬥前後輝映。

有關這一次的決鬥，他們已經有了一份很詳細的資料。這一份資料此刻就擺在他們面前一張帶着異國宮廷風味的茶几上，封面上只簡單的寫着：

日期：四月十五，子時。

地點：黃鶴樓。

賭注：黃金五十萬兩。

盤口：一比一。

決鬥人：薛滌纓、柳輕侯。

決鬥項目：劍。

第一章 薛大先生的劍

這柄劍完全是遵照干將莫邪和徐夫人遺留下來的標準規格鑄造的，尺寸的長短、劍柄的寬厚、劍鐔的形式，甚至連劍鞘所用的皮革和銅飾，都帶着濃厚的古風，沉穩樸實、深藏不露，就像它的主人一樣。

薛大先生名冠人，號滌纓，身長六尺九寸，瘦長筆挺，雖然已經五十四歲，腰畔仍無一絲多餘的贅肉；衣着穿得很樸素，鬚髭和指甲都修剪得整齊，除了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外，其他的地方都在儘量的隱藏着鋒芒，也正如寶劍仍在匣中，雷霆仍在天外。

這裡是「無鶴山莊」後園中的一間敞軒，今天是四月初八。

春殘日暖，置酒的小櫃旁有一個小小的條幅，寫的是風情酥軟的歐字。

「陌上花發，可以緩緩醉矣。」

△△△

△△△

字有酒意，人却未醉。

除了大先生外，雅室中還有兩個人，一個禿頂如鷹的中年人，負手站在窗前；一個看起來非道非俗的黃衫老者，正在懸撫着酒櫃旁的劍鞘，用一種優雅而低沉的聲音問薛大先生：

「這柄劍已有多久未曾出鞘了？」

「十三年。」薛大先生的目光也在窗外，遠方正有一朵白雲飄過。「說得精確一點，應該是十三年另三個月十一天。」

停頓一下，他又慢慢的接着道：「你也應該知道，平日使劍，我是不用這把劍的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老者說：「這是柄殺人的劍，只要出鞘，就一定要見血，昔年雁蕩一戰，單劍誅群魔，聲名動八表，距離現在也應該有十三年了。」

薛大先生黯然一笑，淡淡的說：「只是鮮血滌縷，却不知染血了的是誰的冠冕？」

「不是你的？」

「我的？」薛大先生長長嘆息：「自從那一戰之後，我只想終身不再動用此劍。」

「這一次呢？」

「這一次我好像已別無選擇的餘地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柳輕侯目空一切，視人命如草芥，我不拔劍，他還是一樣會殺了我的。」薛大先生苦

笑道：「我若走避，這一片地方恐怕就要被別人的鮮血染紅了。」

「聽說他三月十八就已經啟程動身了，可是直到今天還未到鄂境。」

「是的。」薛大先生苦笑着：「這位柳侯爺是位非常講究的人，一生中從不乘馬騎驢，行路時坐的都是厚絨軟轎，而且一路上都有人先行替他安排佈置當夜的宿處。」

「他從不急著趕路？」

「絕不。」

「看起來他真是個絕頂聰明的人。」老者也苦笑：「至少他明白，無論殺人還是被殺，都不必着急。」

第二章 春風吹動柳輕侯

柳輕侯的確一點也不着急，轎子走得極慢，他也不着急。

他有的是時間，他知道他的對手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會等着他。

更重要的是，對於這一戰，他有把握，四月十五日的子夜時，薛滌纓必將死在他的劍下。

他那柄無論誰只要碰上都難免要多看一眼的劍，而且只要看過一眼就永難忘記的劍。

這一點，也和他的人一樣。

△△△

△△△

這柄劍的確是完全與衆不同的，從劍鐔劍柄到劍身，從長度到重量，每一點都打破了前人鑄劍的所有規格。

四尺九寸七分長的劍，重三十三斤三兩三錢，以白金爲劍鐔，黃金爲劍匣；上面所鑲的

珠玉，價值在十五萬兩以上，華麗輝煌，無與倫比，劍未出匣，就已經足夠懾人心魄。

最重要的一點是，要一個什麼樣的人，才能施展開一柄這麼重的劍？這個人要有多麼大的臂力和腕力？

柳輕侯這個人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？

△△△

△△△

近年來，每當三、四月間，春暖花開時，柳輕侯都會找一位成名的劍客，來試一試他的劍。

「嚴寒酷熱，宜靜不宜動。」他說：「風和日麗，才是殺人的好天氣。」

陌上花發，金劍出匣，曾經縱橫一時的名劍客，流出來的血也和常人一樣，很快地就乾了。

他的聲名却已被染紅。

可是見過他的人並不多，見到他拔劍的人更少。

「拔劍殺人，雖然只不過在一剎那間，但却是件非常嚴肅的事。」他說：「那絕不是爲了給別人看的。」

他這個人當然也不是給別人看的，幸好他畢竟總有讓人看見的時候。

△△△

△△△

八條寬肩窄腰的壯漢脚步漸緩，那頂閣樓的紅泥大橋終於慢慢的停了下來，停在內外都已粉刷裝潢一新的尙賓客棧大門前。二十四名早已在此候駕的精健少年雁翅般分列在道旁，道上早已鋪上紅氈。

捧劍的波斯奴身高九尺，緊隨橋後，穿鮮紅紮脚褲、金黃象鼻靴，一身鐵打般的肌肉上一顆顆汗珠子比珍珠還亮，左耳垂上倒掛着的一枚碗大金鈴，在春風中不停的「叮叮叮」直響。

轎中人終於走了出來。

鈴聲清越，又有風吹過，這個人鬍鬚也被風吹動了。

「他就是柳輕侯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他這麼樣一個人，竟能施展那柄重達三十三斤的黃金巨劍，將那些縱橫江湖的高手刺殺於劍下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△△△

△△△

這一天是四月十二日，柳輕侯終於在這一天的日落前到了漢陽。